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
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祭法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注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

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
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明
堂月令春曰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其神
祝融中央曰其帝黄帝其神后土秋曰其帝少昊其神
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
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先後
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郊祭一帝
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音義

禘大計反嚳口毒反顓音專頊許玉反鯀本又作鮌古本反篇末皆同寘莫經反契息列反下同圜音圓大昊音泰下大廟大祖大社同昊亦作皞胡老反下放此句古侯反芒音亡夏戶嫁反後夏曰皆同少詩台反下放此蓐音辱本亦作辱以上時掌反下上去以上同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有虞氏以下四代禘郊祖宗所配之人有虞氏禘黃帝者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之而郊嚳者謂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者謂祭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人神於明堂以顓頊及堯配之故云祖顓頊而宗堯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宗其義亦然但所配之人當代各別虞氏云有者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配之無義例也夏云后氏者后君也受位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往故稱人此並熊氏之說也注正義曰此禘謂祭昊

天於圜丘也者但經傳之文稱禘非一其義各殊論語云禘自既灌及春秋禘于大廟謂宗廟之祭也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及大傳云禮不王不禘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也以禘文既多故云此禘謂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必知此是圜丘者以禘文在於郊祭之前郊前之祭唯圜丘耳但爾雅釋天云禘大祭以比餘處為大祭總得稱禘案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年祭之名故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依五帝本紀黃帝為虞氏九世祖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虞氏七世祖以顓頊配黃帝而祭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也肅又以祖宗為祖有功宗有德其廟不毀肅又以郊與圜丘是一郊即圜丘故肅難鄭云案易帝出乎震震東方生萬物之初故王者制之初以木德王天下非謂木精之所生五帝皆黃帝之子孫各改號代變而以五行為次焉何太微之

精所生乎又郊祭鄭玄注祭感生之帝唯祭一帝耳郊
特牲何得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又天唯一而已何
得有六又家語云季康子問五帝孔子曰天有五行木
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是
五帝之佐也猶三公輔王三公可得稱王輔不得稱天
王五帝可得稱天佐不得稱上天而鄭云以五帝為靈
威仰之屬非也玄以圜丘祭昊天最為首禮周人立后
稷廟不立嚳廟是周人尊嚳不若后稷及文武以嚳配
至重之天何輕重顛倒之失所郊則圜丘圜丘則郊猶
王城之內與京師異名而同處又王肅孔晁云虞夏出
黃帝殷周出帝嚳祭法四代禘此二帝上下相證之明
文也詩云天命玄鳥履帝武敏歆自是正義非讖緯之
妖說此皆王肅難大略如此而鄭必為此釋者馬昭申
鄭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案文自了不
待師說則始祖之所自出非五帝而誰河圖云姜原履
大人之跡生后稷大任夢大人死而生文王又中候云

姬昌蒼帝子經緯所説明文又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則周公配蒼帝靈威仰漢氏及魏據此義而各配其行易云帝出乎震自論八卦養萬物於四時不據感生所出也又張融評云若依大戴禮及史記稷契及堯俱帝嚳之子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漢氏堯之子孫謂劉媼感赤龍而生高祖薄姬亦感而生文帝漢為堯後而用火德大魏紹虞同符土行又孔子删書求史記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若五帝當身相傳何得有玄孫帝魁融據經典三代之正以為五帝非黃帝子孫相續次也一則稽之以湯武革命不改稷契之行二則驗之以大魏與漢襲唐虞火土之法三則符之堯舜湯武無同宗祖之言四則驗以帝魁繼黃帝之世是五帝非黃帝之子孫也此是馬昭張融等申義也但張融以禘為五年大祭又以圜丘即郊引董仲舒劉向馬融之論皆以為周禮圜丘則孝經云南郊與王肅同非鄭義也又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

台五百二十歲黄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四百歲此鄭之所據也其大戴禮少典産軒轅是為黄帝産玄囂玄囂産喬極喬極産高辛是為帝嚳帝嚳産放勲是為帝堯黄帝産昌意昌意産高陽是為帝顓頊産窮蟬窮蟬産敬康敬康産句芒句芒産蟜牛蟜牛産瞽叟瞽叟産重華是為帝舜及産象敖又顓頊産鯀鯀産文命是為禹司馬遷為史記依而用焉皆鄭所不取云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者以明堂月令云春曰其帝大皡其神句芒五時皆有帝及神又月令季秋大享帝故知明堂之祭有五人神及五天帝也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知於明堂也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此云宗武王又此經云祖文王是文王稱祖故知祖宗通言爾雜問志云春曰其帝大皡其神句芒祭蒼帝

靈威仰大皥食焉句芒祭之於庭祭五帝於明堂五德之帝亦食焉又以文武配之祭法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謂合祭於明堂漢以正禮散亡戴禮文殘缺不審周以何月也於月令以季秋此文武之配皆於明堂上或解云武王配五神於下屈天子之尊而就五神在庭非其理也此祖宗祭五帝郊特牲祭一帝而在祖宗上者以其感生之帝特尊之故鄭注典瑞云所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是也云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而已者以虞氏禘郊祖宗之人皆非虞氏之親是尚德也云自夏已下稍用其姓代之者以夏之郊用鯀是稍用其姓代之但不盡用已姓故云稍也云先後之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人宜郊契者今有虞氏先云郊嚳後云祖顓頊夏后氏先云郊鯀後云祖顓頊殷人先云郊冥後云祖契是在前者居後在後者居前故云宜也云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者郊祭雖尊但祭一帝以嚳與

鯀及冥后稷之等配之皆不如所祖宗之人是小德配寡明堂雖卑於郊總祭五帝而以顓頊契湯文武配之皆優之於所配郊之人是大德配衆禮之殺也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注壇折封土為祭處也壇之言坦也坦明貌也折炤晳也必為炤明之名尊神也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

爾音義燔音煩爾雅云祭天曰燔柴壇大丹反下同瘞於滯反埋武皆反爾雅云祭地曰瘞埋折之設反注同犢音逝又音制騂私營反字林云火營反處昌慮反坦吐但反炤本又作昭同章遥反又之召反晳之設反一音制疏正義曰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燔祭於泰壇者謂積

黝於糾反

薪於壇上而取玉及牲置柴上燔之使氣達於天也用騂犢鄭云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然宜用黑犢今因言以騂犢祭天所用而立其文祭地承祭天之下故連言用騂犢也騂犢之義已具郊特牲疏瘞埋於泰折祭地也者謂瘞繒埋牲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也注正義曰案禮器云至敬不壇此云燔柴於泰壇者謂燔柴在壇設饌在地義亦具禮器及郊特牲疏也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連言爾者案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毛之鄭康成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又郊特牲云郊之用犢貴誠也彼文雖主南郊其北郊與天相對故知俱用犢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

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注昭明也亦謂壇也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禳猶卻也祈求也寒暑不時則或禳之或祈之寒於坎暑於壇王宮日壇王君也日稱君宮壇營域也夜明亦謂月壇也宗皆當為禜字之誤也幽禜亦謂星壇也星以昏始見禜之言營也雩禜亦謂

水旱壇也雩之言吁嗟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乎禜之四方即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也祭山林丘陵於壇川谷於坎每方各為坎為壇怪物雲氣非常見者也有天下謂天子也百者假成數也音義相近依注讀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肅作祖迎也坎若感反幽宗雩宗並依注讀為禜禜敬反王如字見賢徧反注同亡如字無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四一音無吁許于反疫音役 時以下諸神所祭之處及明天子諸侯之禮不同之事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者謂祭四時陰陽之神也泰昭壇名也昭亦取明也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若祈陰則埋牲祈陽則不應埋之今總云埋者以陰陽之氣俱出入於地中而生萬物故並埋之以享陰陽為義也用少牢者降於天地也自此以下及日月至山林並少牢也先儒並云不薦孰唯殺牲埋之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者相近當為禳祈禳卻也寒暑之氣應退而不退則祭禳卻之令退也祈求也寒暑之氣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令至也寒則於坎寒陰也暑則於壇暑陽也王宮祭日也者王君也宮亦壇也營域如宮也日神尊故其壇曰君宮也夜明祭月也者夜明者祭月壇名也月明於夜故謂其壇為夜明也幽宗祭星也者祭星壇名也幽闇也宗當為禜禜壇域也星至夜而出故曰幽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幽禜也雩宗祭水旱也者亦壇名也雩吁嗟也水旱為人所吁嗟禜亦營域也為營域而祭之故曰雩禜也四坎壇祭四方也者謂山林川谷丘陵之神有益於人民者也四方各為一坎一壇壇以祭山林丘陵坎以祭川谷泉

澤故言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者此明四坎壇所祭之神也怪物慶雲之屬也風雨雲露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有天下者祭百神者有天下謂天子也祭百神者即謂山林川谷在天下而益民者也天子祭天地四方言百神舉全數也諸侯在其地則祭之者諸侯不得祭天地若山林川澤在其封內而益民者則得祭之如魯之泰山晉之河楚之江漢是也亡其地則不祭者亡無也謂其境內地無此山川之等則不得祭也注正義曰時四時也亦謂陰陽之神也者以天是陽神地為陰神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故云亦謂陰陽之神言亦者亦天地也案周禮大宗伯備列諸祀而不見祭四時寒暑水旱者宗伯所謂依周禮常祀歲時恒祭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是以康成之意謂此諸神為祈禱之禮故康成六宗之義不以此神尊也明非常禮也祭時者謂

春夏秋冬四時之氣不和為人害故祭此氣之神也祭寒暑者或寒暑太甚祭以禳之或寒暑頓無祭以祈之祭水旱者水甚祭水旱甚祭旱謂祭此水旱之神若王肅及先儒之意以此為六宗歲之常禮宗伯不見文不具也非鄭義今不取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者以埋少牢之文在諸祭之首故知以下皆祭用少牢案小司徒小祭祀奉牛牲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此用少牢者謂祈禱之祭也必知祈禱者以有寒暑水旱非歲時常祀是祈禱所為故鄭皆以為祈禱之祭也故讀相近為禳祈為禱祈之祈讀宗為禜也然案莊二十五年左傳云凡天災有幣無牲此禱祈得用少牢者彼天災者謂日月食之示以戒懼人君初有水旱之災先須修德不當用牲故天災有幣無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故詩雲漢云靡愛斯牲又鄭注大祝云類造禬禜皆有牲故說用幣而已故說以是日月之災又暫時之事且不假用牲故也案何休膏肓引感精符云立推度

以正陽日食則鼓用牲於社朱絲營社鳴鼓脅之左氏云用牲非常明左氏説非夫子春秋於義左氏爲短鄭箴之曰用牲者不宜用春秋之通例此讖説正陽朱絲鳴鼓豈説用牲之義也讖用牲於社者取經宛句耳如鄭此言是用牲於社非當從左氏義也云宗皆當爲禜者以經云幽宗雩宗之字義無所取宗字與禜字相近故並讀爲禜也禜之言營者案莊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是禜有營義故讀爲禜云雩之言吁嗟也者案考異郵云雩呼吁嗟哭泣故云雩爲吁嗟也引春秋傳曰以下者昭元年左傳文時晉侯有疾卜實沈臺駘爲祟子産以此對晉侯言晉侯之疾非由日月星辰及山川之神也鄭引此文者證經中宗爲禜禜是除去凶災之祭也云百者假成數也者計天下山川丘陵之神非但百數而已假此成數而言之案聖證論王肅六宗之説用家語之文以此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爲六

宗孔注尚書亦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為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云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上及天下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岱為山宗許君謹案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書云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既六宗云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郊特牲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並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此之謂六宗亦明矣如鄭此言六宗稱禋則天神也日月也在郊祀之中又類于上帝之內故以其餘為六宗也案禮論六宗司馬彪等各為異說既非鄭義今畧而不論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注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也折棄敗之言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音義大如字徐音泰腐音輔　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注七代通數顓頊及嚳也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變之則通數所不法為記者之微意也少昊氏修黄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音義更古行反數色主反下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死與萬物不同

及五代七代變與不變之義各依文解之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者總包萬物故曰大凡皆受天之賦命而生故云皆曰命也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者萬物無知死者皆曰折人為有識故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者言此之名號從黄帝正名百物以來至堯舜禹湯及周所不變更也七代之所更立者禘郊祖宗者前論五代不變此論七代更變者故曰黄帝以下七代之所變易而立者是禘之與郊及祖宗也其餘不變也者除此禘郊祖宗之外其餘社稷山川五祀之等不改變也上先祖後宗此先宗後祖故鄭上注云祖宗通言爾又引此以證之注正義曰云生時形體異可同名者以生時形體既異不嫌是同故可名為命云至死腐為野土異其名嫌同也者人與萬物死至同為野土嫌恐人與萬物是同故殊異其名謂萬物死者曰折人死曰鬼嫌其同故也云五代謂黄帝堯舜禹湯周之禮樂所存法也者周有六樂去周言之唯五代周備其樂是

周之禮樂所存法也如通數顓頊及嚳者以上云禘郊祖宗有顓頊及嚳又易緯及樂緯有五莖六英是顓頊及嚳之樂故數顓頊及嚳也云所不變者則數其所法而已者所不變則上經是也數所法則上經五代是也論不變者必數所法者以五代以來不變至周亦不變法而象之故不變者數所法五代而已云變之則通數所不法者以前七代變易更立至周亦變易法象故數變者通數顓頊帝嚳所不法象者謂之為七代也云為記者之微意也者為作也作記者之有此微意也所以微意者謂作記之人周法所不變故數前代不變周所變亦數前代變不指斥而言故云微意云少昊氏修黃帝之法後王無所取焉者以易緯有黃帝及顓頊以下之樂無少昊之樂又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皆不云少昊故知無取焉月令秋其帝少昊者直以五行在金唯託記之耳皇氏云其餘不變者唯謂生曰命萬物死曰折人死曰鬼若如皇說前經既云不變後

經何須重云不變後經既云更立者禘郊宗祖即云其餘明此禘郊宗廟外其餘諸事不更立者皆不變也不可獨據前三事以外總包之其社稷神配祭雖是更立非當代之親而禘郊改易也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建國封諸侯也置都立邑為卿大夫之采地及賜士有功者之地廟之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

趏也趏上去意也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書曰三壇同墠
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名先人以君明始者所以
尊本之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
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
謂始祖廟也享嘗謂四時之祭天子諸侯為壇墠所禱
謂後遷在祧者也既事則反其主於祧鬼亦在祧顧遠
之於無事祫乃祭之耳春秋文二年秋大事於大廟傳
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是也魯煬公者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宫則鬼之主在祧明矣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其無祖考者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官師鬼其皇考大夫適士鬼其顯考而已大夫祖考謂别子也凡鬼者薦而不祭王制曰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庶士府史之屬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當為皇考字之誤音義廟本亦作庿古字墠音善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適

丁歷反篇內同顯考無廟顯音皇出注采七代反【疏】正義昭上遠反朓他典反祫音洽煬餘讓反徐音傷

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尊卑既異上祭祖廟多少不同之事天下有王者謂上天之下有天子之王分地建國者此既王天下分九州之地建立諸侯之國置都立邑者天子王畿之內及諸侯國中置此公卿之都立大夫士之邑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者則以下所云是也王立七廟者親四始祖一文武不遷合為七廟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也起土為壇除地曰墠近者起土遠親除地示將去然也曰考廟者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曰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君考者言祖有君成之德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曰皇考廟者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也曰顯考廟者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祖目之曰祖考廟者祖始也此廟為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計則祖考之廟當在二

祧壇墠之上應合在後始陳今在此言之者因皇考顯考同皆月祭之故此先言之皆月祭之者此之五廟則並同日月祭之也遠廟為祧者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之例故云遠廟也特為功德而留故謂為祧祧之言超也言其超然上去也有二祧者有文武二廟不遷故云有二祧焉享嘗乃止者享嘗四時祭祀文武特留故不得月祭但四時祭而已去祧為壇者謂高祖之父也若是昭行寄藏武王祧若是穆行即寄藏文王祧不得四時而祭之若有四時之祈禱則出就壇受祭也去壇為墠者謂高祖之祖也不得在壇若有祈禱則出就墠受祭也高祖之父既初寄在祧而不得於祧中受祭故曰去祧也高祖之祖經在壇而今不得祭故云去壇也壇墠有禱焉祭之者在壇墠者不得享嘗有祈禱於壇墠乃祭之也無禱乃止者若無所祈禱則不得祭也去墠為鬼者若又有從壇遷來墠者則此前在墠者遷入石函為鬼雖有祈禱亦不得及唯禘祫乃出

也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者降天子故止有五廟壇墠與天子同無功德之祖為二祧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者天子月祭五諸侯卑故唯得月祭三也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者顯考高祖也祖考大祖也大祖乃不遷而與高祖並不得月祭止預四時又降天子也去祖為壇者去祖謂去大祖也即高祖之父諸侯無功德二祧若高祖之父亦遷即寄大祖而不得於大祖廟受時祭唯有祈禱則去大祖而往壇受祭也大夫立三廟二壇者大夫異於君故立二壇而不墠也顯考祖考無廟者以其卑故高祖大祖無廟也有禱焉為壇祭之者大夫無主故無所寄藏而高太二祖既又無廟若應有祈禱則為壇祭之二壇之設實為於此矣然墠輕於壇今二壇無墠者為大祖雖無廟猶重之故也去壇為鬼者謂高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得祭但薦之於大祖壇而已若大夫有大祖之廟者其義已具在王制疏適士二廟一壇者上士也天子三等諸侯

上士悉二廟一壇也顯考無廟者顯當為皇皇考曾祖也曾祖無廟也有禱焉為壇祭之曾祖既無廟若有祈禱則為壇祭之一壇之設為於此也亦無禱乃止去壇為鬼者謂曾祖若遷去於壇則為鬼不復祭也官師一廟者謂諸侯中士下士也謂為官師者言為一官之長也一廟祖禰共之又無壇也曰考廟者為父立之也王考無廟而祭之者王考祖也雖無廟而猶獲祭也謂在考廟者去王考為鬼者謂曾祖則不得祭又無壇若有祈禱則薦之於廟也庶士庶人無廟者庶士府史之屬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也死曰鬼者故無廟故死則曰鬼鬼亦得薦之於寢也王制云庶人祭於寢是也注正義曰引書曰三壇同墠者證壇墠之義案金縢武王有疾周公為之請命為三壇同墠以告大王王季文王故三壇也云王皇皆君也顯明也祖始也者皆爾雅釋詁文云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者昭之遷主其數雖多總合藏武王祧中穆之遷主總合藏文

王祧中故鄭注周禮守祧先公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鄭必知然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是毀廟在大廟祫乃陳之故知不窋以下先公遷主藏於后稷廟也文武二廟既不毀則文武以下遷主不可越文武上藏后稷之廟故知藏於文武廟也此遷主所藏曰祧者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云享嘗謂四時之祭者以四時之祭秋嘗物之備具故特舉享嘗以明四時之祭此經祖禰月祭楚語云日祭祖禰非鄭義故異義駁鄭所不用云鬼亦在祧顧遠之於無事祫乃祭之爾者以壇墠之主祈禱禮畢乃藏之於祧去墠為鬼主亦如壇墠之主藏在祧故云亦也既俱在祧所以特名鬼

者以其踈遠主在無事唯祫乃祭之故特曰鬼也引春秋文二年傳者證毀廟之主祫祭乃及云魯煬公者是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為鬼而季氏禱之而立其宮則鬼之主在祧明矣者鄭引更證明鬼主恒在春秋定公元年立煬宮依世本煬公伯禽之子定公元年始立煬公宮于時昭公出定公未入之前季氏禱于煬公之鬼明知于煬公鬼主而禱之也云唯天子諸侯有主禘祫者案王制天子諸侯有禘祫故知有主云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者案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而三大祖即是大夫之祖考既有祖考明應遷之祖以制幣招其神而藏焉故云亦鬼其百世大夫若無祖考祇得立曾祖與祖及父三廟而已則不得鬼百世也云不禘祫無主爾者唯有百世之鬼不得禘祫無主爾案左傳衛大夫孔悝有主者鄭駁異義從公羊說大夫無主許君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為之主耳宗廟之主所

用之木案異義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之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又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以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氏無駁從許義也其主之制案漢儀高帝廟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文二年作僖公主何休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一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此是木主之制也云其無祖考者上既明其有祖考之文此明無祖考者謂庶士以下及官師等并適士等總舉有祖考之人於前歷說無祖考之人於下云庶士以下鬼其考王考者此即無祖考之一色庶士及庶人無廟故鬼其祖父與於寢中薦之云官師鬼其皇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官師一廟祖禰共之曾祖無廟故曰鬼其皇考於祖廟而薦皇考也云適士鬼其顯考者此又是無祖考之一色適士得立祖禰二廟又立曾祖一壇唯高祖爲鬼故云鬼其顯考而已就曾祖之壇而薦顯考諸本或云大夫適

士者若大夫鬼其顯考於義不合庾氏云諸侯之大夫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者以上云大夫有祖考故鄭明之云大夫祖考謂別子也謂於周之世別子為卿大夫後世子孫立其廟不毁謂之祖考雖於周之世非別子為大夫但立父祖及曾祖三廟無祖考廟者則經中三廟是也若夏殷之世雖非別子但始爵者及異姓為卿大夫者其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此義已具於王制云凡鬼者薦而不祭者若其薦祭俱為則鬼與見廟其事何異若都不薦祀何須存鬼薦輕於祭鬼疏於廟故知薦而不祭云此適士云顯考無廟非也者適士二廟祖廟禰廟曾祖無廟故云顯考無廟非也是顯考當為皇考字之誤也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

立社曰置社注羣衆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音義為于偽反下皆同注為社事亦同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社之義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者羣姓謂百官以下及兆民言羣姓者包百官也大社在庫門之內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者其王社所在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並云王社在藉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今從其説故詩頌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是也其諸侯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藉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者大夫以下謂包士庶成羣聚而居其羣衆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為衆特置故曰置社注正義曰云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者謂大夫至

庶人等共在一處也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
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者大夫北面之臣
不得自專土地故不得特立社社以為民故與民居百
家以上則可以立社知百家者詩頌云百室盈止殺時
犉牡故曰百家言以上皆不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長
職曰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為社也雖云百
家以上唯治民大夫乃得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
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
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司徒職云樹之田主各以其
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
田正之所依也后土則社神田
正則稷神其義已具郊特牲疏

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
厲曰戶曰竈王自為立七祀諸侯為國立五祀曰司命

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戸或立竈注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樂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司命主督察三命中霤主堂室居處門戸主出入行主道路行作厲主殺罰竈主飲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曰其祀戸祭先脾夏曰其祀竈祭先肺中央曰其祀中霤祭先心秋曰其祀門

祭先肝冬曰其祀行祭先腎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司命與厲其時不著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祠之山即厲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音義靁力又反譴棄戰反此與音餘脾婢支反肺芳廢反肝音干腎上忍反使色厲反惡音烏路反謬音繆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天子以下立七祀五祀之義曰司命者宮中小神熊氏云非天之司命故祭於宮中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其義非也曰中霤者主堂室神曰國門者國門謂城門也曰國行

者謂行神在國門外之西曰泰厲者謂古帝王無後者也此鬼無所依歸好為民作禍故祀之也王自為立七祀者前是為民所立與衆共之四時常祀及為羣姓禱祀其自為立者王自禱祭不知其當同是一神為是別更立七祀也諸侯為國立五祀者減天子戶竈二祀故為立五祀也曰公厲者謂古諸侯無後者諸侯稱公其鬼為厲故曰公厲諸侯自為立五祀者義與天子同大夫立三祀者減諸侯司命中霤故為三祀也曰族厲者謂古大夫無後者鬼也族衆也大夫衆多其鬼無後者衆故言族厲曰門曰行者其大夫無民國故不言國門國行也然鄭注曲禮大夫五祀為夏殷法注王制大夫五祀是有采地者鄭何以知然曲禮文連於大夫五祀故知非周而王制立七廟故知是周禮以彼推此大夫三祀則周諸侯之大夫無地者也注正義曰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閒也以小神所祈故知

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幽則有鬼神鬼神謂此與者以禮天神人鬼地祇皆列其名樂記直云幽則有鬼神是幽闇之處有細小之鬼神記此小祀者與與是疑辭也云司命主督察三命者桼援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云聘禮曰使者出釋幣於行歸釋幣於門者證大夫有門行云士喪禮曰疾病禱於五祀者證士亦有五祀云司命與厲其時不著者以其餘五祀月令所祀皆著其時唯司命與厲祀時不顯著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在旁者鄭以無文故引今漢時民家或有春秋二時祠司命行神山神也民或然故云或也其祀此司命行神山神之時門戶竈三神在諸神之旁列位而祭也云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者漢時既春秋俱祠司命與山神則是周時必應春祠司命司命主長養故祠在春厲主殺害故祠在秋云或

者合而祠之者鄭又疑之以見漢時司命與山神春秋合祭故云或者合而祠之云山即厲也者以漢時祭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等此經亦有司命門行戶竈等漢時有山而無厲此有厲而無山故云山即厲也云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者鄭解厲稱山之意漢時人民嫌惡厲漢時巫祝之人意以厲神是厲山氏之鬼為之故云厲山云謬乎者謂巫祝以厲為厲山之鬼於理謬乎所以為謬者鬼之無後於是為厲厲山氏有子曰柱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為厲故云謬也引春秋傳者昭七年左傳文於時鄭良霄被殺而死其鬼為厲子產立良霄之子良止為後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引之者證厲山氏既有所歸不得為厲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注祭適殤者

重適也祭適殤於廟之奥謂之陰厭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凡庶殤不祭音義殤音傷奥烏報反厭於豔反下同疏正義曰此明天子以下祭殤之差也注正義曰王子謂王之庶子公子謂諸侯庶子不得為先王先公立廟無處可祭適殤故祭於黨之廟謂王子公子但為卿大夫得自立廟與王子公子同者就其廟而祭之適殤其義已具曾子問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舜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顓頊能修之契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湯以寛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

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注此所謂大神也春秋傳曰封為上公祀為大神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或曰有烈山氏棄后稷名也共工氏無録而王謂之霸在太昊炎帝之間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賞賞善謂禪舜封禹稷等也能刑謂去四凶義終謂既禪二十八載乃死也野死謂征有苗死於蒼梧也殛死謂不能成其功也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也民成謂知五教之禮也冥契六世之孫也其官玄冥水官

也虖哉謂桀紂也烈業也族猶類也祀典謂祭祀也音義禦魚侶反菑音哉下同下文或作災注作裁並同捍胡旦反厲力世反左傳作列山共音恭下及注同鄣音章殛紀力反注同尚書云殛鯀於羽山又云鯀則殛死顓頊能修之本或作顓頊修黃帝之功文治直吏反去起呂反夫音扶业此古立字王于況反梧音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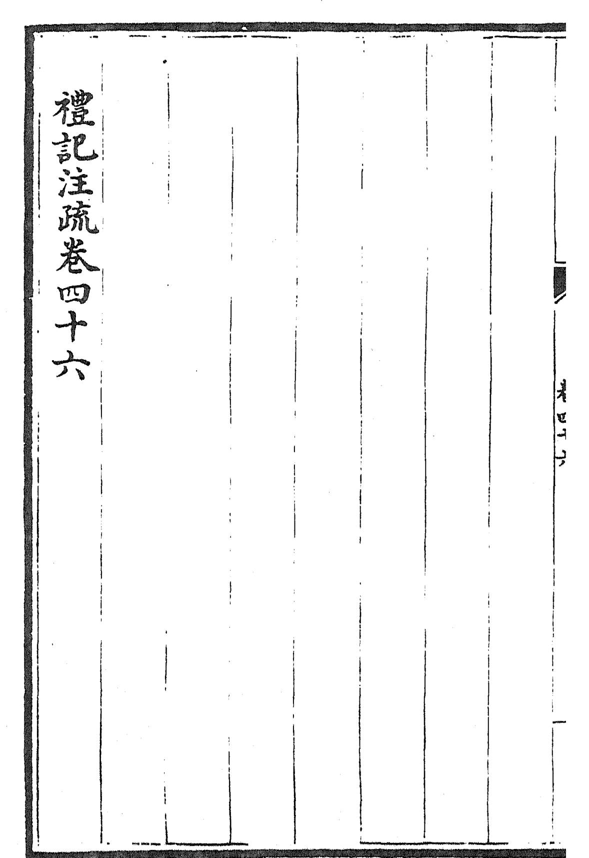
疏正義曰前經明禘郊祖宗及社稷之等所配此又論天地日月星辰山谷丘陵之等此經總明其功有益於民得在祀典之事從此至能捍大患則祀之與下諸神為總也灋施於民則祀之者若神農及后土帝嚳與堯及黃帝顓頊與契之屬是也以死勤事則祀之者若舜及鯀冥是也以勞定國則祀之者若禹是也能禦大菑及能捍大患則祀之者若湯及文武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者農謂厲山氏後世子孫名柱能殖百穀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因名農是也夏之衰也周棄繼

之者以夏末湯遭大旱七年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棄故祀以為稷者謂農及棄皆祀之以配稷之神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者是共工後世之子孫為后土之官后君也為君而掌土能治九州五土之神故祀以為配社之神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者嚳能紀星辰序時候以明著使民休作有期不失時節故祀之也堯能賞均刑灋以義終者堯以天下位授舜封禹稷官得其人是能賞均平也五刑有宅是能刑有法也禪堯而老二十八載乃殂是義終也舜能勤衆事而野死者舜征有苗仍巡守陟方而死蒼梧之野是勤衆事而野死鯀鄣鴻水而殛死者鯀塞水而無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於人故得祀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又世本云作城郭是有功也鄭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興之若以為殺人父用其子而舜禹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

與己言懼其意有憖德為說父不肖其罪子賢則舉之以滿武王意也禹能修鯀之功者謂禹能修父之功故祀之黃帝正名百物者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為物作名正名其體也以明民者謂垂衣裳使貴賤分明得其所也共財者謂山澤不鄣教民取百物以自贍也共如上事故得祀之顓頊能修之者謂能修黃帝之灋契為司徒而民成者契為堯之司徒司徒掌五教故民之五教得成冥勤其官而水死者冥契六世孫其官玄冥水官也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謂放桀於南巢也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者謂伐紂也此皆有功烈於民者也結上厲山以下也所得祀之人有功烈於人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者釋上文燔柴於泰壇瘞埋於泰折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之等及上有祭地祭天祭四時祭寒暑祭水旱此不言之者舉日月則天地可知四時寒暑水旱則日月陰陽之氣故舉日月以包之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者合結上

事也族類也若非上自厲山以下及日月星辰之等無益於民者悉不得預於祭祀之典也案上陳宗廟及七祀并通適殤以下此經不覆明之者此經所云謂是外神有功於民故具載之其宗廟與殤以下及親屬七祀之等宮中小神所以此經並皆不載注正義曰引春秋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辭云厲山氏炎帝也起於厲山者案帝王世紀云神農氏本起於烈山或時稱之神農即炎帝也云或曰有烈山氏者案二十九年傳文也云棄后稷名也者稱舜典云棄汝后稷是棄為后稷名也云共工氏無錄而王謂之霸在大昊炎帝之閒者是漢律歷志文又案月令春其帝大皥夏其帝炎帝不載共工氏是無錄以水紀官是無錄而王案昭十七年左傳郯子稱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氏以水紀大皥氏以龍紀從下逆陳是在炎帝之前大昊之後也云著衆謂使民興事知休作之期也者由序歷星辰敬授民時使民興造其事知休作之期民得顯著云二十八

載乃死也者虞書文也云殛死謂不得成其功也者鯀被殛羽山以至於死所以殛者由不能成其功也云明民謂使之衣服有章者案易繫云黄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乾坤是也云冥契六世之孫也者案世本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生昌若昌若生曹圉曹圉生根國根國生冥是契六世孫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考證

祭法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蕭轍曰此禹之子孫之禮也柳下惠稱有虞氏郊堯而宗舜以虞推禹則夏其有不宗舜乎雖然夏之子孫所以不宗舜者以有鯀也鯀雖得罪於舜而從事於水者九年非瞽瞍之比也故卒為夏郊而三代祀之三代猶以其功祀之而其子孫顧可以他人廢之乎故夫虞夏之祀皆義之所予也

注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朱子曰禘祇是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楊復曰大司樂冬至圜丘章與禘絶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目而注皆指爲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章言王者禘其祖所自出諸侯祇及大祖大夫有功始祫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耳於祀天何與而注妄謂祀

感生帝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廟之禮禘文乃在郊上蓋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於嚳禘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爲配天二義遂分圜丘與郊爲二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謬矣又以祀五帝

五神於明堂以文武配之謂之祖宗夫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武並配於理自不通矣况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關哉 臣台南按王肅已闢鄭注之違楊氏說則尤悖矣

又注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亦禮之殺也○ 臣台南按此亦遁辭也祖宗謂百世不祧之廟與明堂配帝無涉因配天配帝而又較量其德有大小不尤妄乎以天視五帝總一天耳緯書

怪誕何可據以釋經

疏天有五行木火金水及土四分時化育○按當作分四時化育刊本相沿誤倒之

又春秋命歷序云云此鄭之所據也○臣台南按帝王世系遠近説者不一司馬遷與鄭康成各有所据然皆不能信其必然也此疏當合大雅生民疏觀之毛傳之説與史記大戴禮同可見西漢之初緯書未出鄭則專据緯書耳

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疏此經論祭感生之帝於南郊神州地祇於北郊也○馬端臨曰鄭氏於天地之祀皆分為二是有二天二地矣經文祭地惟有方澤乃以為此所祀者崑崙而又有神州則祭於北郊蓋北郊之名亦出緯書禮經所不載也

臣召南按泰壇即圜丘也所祭即昊天上帝也泰折即方澤也所祭即后土也為義豈不簡易而必為感生帝及神州之說乎且經文固明言祭天祭地矣

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注相近當為禳祈聲之誤也音

義王肅作祖迎也○臣召南按王肅作祖迎蓋据周

禮有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之文也又幽宗雩宗

鄭讀宗為禜王肅讀如字蓋据虞書有禋於六宗之

文也陳澔並從王說

疏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僭逆水旱失時須有

祈禱之禮非關正禮之事故不列於宗伯也○臣召

南按疏可謂飾非矣祭日祭月可謂非正禮乎必謂

泰昭坎壇六者即虞書之六宗所不敢知然謂六者非正禮則必不可也

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䟽遠廟謂文武廟也文武並在應遷云云○臣召南按以文武二廟觧二祧非也陳祥道曰二祧即五世六世二廟將祧者也文武二廟不在七廟之數百世不遷與始祖等故曰祖文王而宗武王

又䟽是毀廟在太廟祫乃陳之○按毀廟下當有之

主二字

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疏其王社所在云云○臣召南按晉太康中詔并二社之祀傅咸上表曰祭法王社大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宗廟故冕而躬耕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故自報自為立社者為籍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為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殊報異此社之所以有二也摯虞又据周禮大司徒及封人以證二社之

明文蓋晉世從王肅說欲并二社故諸儒駮之疏引崔氏謂王社在藉田則傅咸已先有此說矣

注疏鄭駁異義引長職曰○按引下脫州字州長職也

王為羣姓立七祀○陳澔曰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為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注言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注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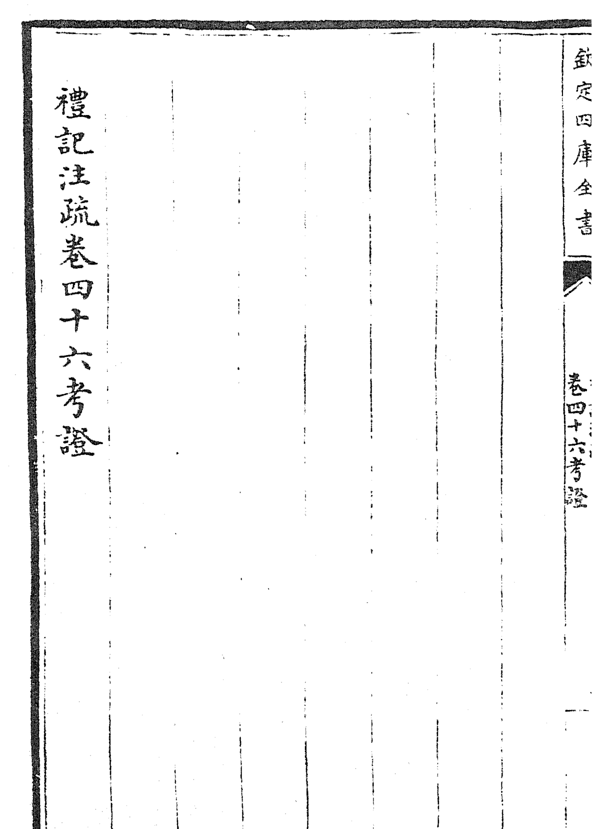
疏世祀厲山之神得其鬼為厲○按得上當有不字

其子曰農疏故國語云神農之名柱作農官○按名上

當有子字國語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

能殖百穀百蔬此文脫子字耳

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疏禪堯而老○按當作禪舜



禮記注疏卷四十六考證

禮記注疏卷四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祭義

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注忘與不敬違禮莫大焉合於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此祭之也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

音義數色角反下同怠大改反祠飼思反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注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禮說在秋此無秋字蓋脫爾音義悽音妻愴初亮反濡本亦作濡音儒怵敕律反惕他歷反為于偽反下文見所為并注同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注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

音義放方往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事其事既雜義相附者結為一節各隨文解之此一節明孝子感時念親所以四時設祭之意合諸天道者諸於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陰陽氣盛孝子感而思念其親故君子制禮合於天道春禘秋嘗者舉春秋冬夏可知非其寒之謂也者言孝子於秋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者非是寒之謂有此悽愴者為感時念親也如將見之者言孝子於春雨露之時必有怵惕之心焉意想念親如似得見親也春秋二時於文相互上云悽愴下云非其寒之謂此怵惕之心下宜云非其煖之謂令怵惕之心下如將見之則悽愴之心下亦宜云如將見之是其互也但作記以秋是物去寒為甚故不云如將見之但言寒也春是物來煖輕於寒故云如將見之故不言煖之謂也先秋後春以涼悽愴之甚故先言之注正義曰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禴令云春禘故云夏殷禮案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為夏殷

禮者以郊特牲注禘當為礿則此春禘亦當為礿於郊特牲已注而破之故此不言也云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者解經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之二句謂一祭之間也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為小故云小言之為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來去期節故祭初似若來故樂祭末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鍾鼓送尸孝子之心祭末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者解經云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廣論一年放神之去來似於陰陽二氣但陽主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春夏祭之有樂秋冬陰象神之去故秋冬之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之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冬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弦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其義已具郊特牲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

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注致齊思此五者也散齊七日不御不樂不弔耳見所爲齊者思之熟也所嗜素所欲飲食也春秋傳曰屈到嗜芰音義齊側皆反後不出者同散悉但反注同所樂音岳又五孝反嗜市志反注及下並同屈居勿反屈到楚莫敖芰其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思其居處者謂祭致齊之日也思其居處以下五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麤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謂致齊思念其親精意純熟目想之若見其所爲齊之親也注正義曰楚語云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注周還出戶謂薦設時也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音義僾音愛微見貌還音旋本亦作旋注同愾而代反闔戶臘反䟽此一經正義曰明祭之日孝子想念其親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者謂祭之日朝初入廟室時也初入室陰厭時孝子當想象僾僾髣髴見也詩云愛而不見見如見親之在神位也故論語云祭如在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者謂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之時必有怵息肅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然者謂祭此人為無尸之時設薦已畢孝子出戶而靜聽愾愾然也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也注正義曰

出戶謂薦設時也者若特牲少牢主婦設豆及佐食設俎之屬是也云無尸者闔戶若食間則有出戶而聽之者案士虞禮云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注云如尸一食九飯之頃彼謂虞祭無孫行為尸者則吉祭以當然也此鄭云闔戶若食間見如正祭九飯之間也而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又云無尸謂之陰厭尸未入前其義並非也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注存著則謂其思念也音義慤苦角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覆說孝子祭時念親之事致愛則存者謂孝子致極愛親之心則若親之存以嗜欲不忘於親故也致慤則著者謂

孝子致其端慤敬親之心則若親之顯著以色不忘於目聲不忘於耳故也著存不忘乎心者言如親之存在恒想見之不忘於心既思念如此何得不敬乎

君子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注享猶祭也鄉也音義養羊尚反鄉也許亮反下文鄉也鄉之注鄉並同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注忌日親亡之日忌日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音義言夫日音扶本或作言夫忌日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終身念

親不忘之事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者謂忌日不用舉作他事者何非謂此日不善別有禁忌不舉事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者所以不舉者言夫忌日謂孝子志意有所至極思念親不敢盡其私情而營他事故不舉也

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注謂祭之能使之饗也帝天也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注言中心鄉之乃能使其祭見饗也上饗或為相音義相息亮反下文同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

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色不和曰作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君獻尸而夫人薦豆謂繹曰也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音義作才各反盎烏浪反齊齊如字舊子禮反愉羊朱反盎齊才細反繹音亦儐音賓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祭祀欲親歆饗之意唯聖人為能饗帝者以饗帝為難故聖人能之饗親不易故孝子能之欲饗親與饗帝同故以饗帝比饗親言饗親難也此本為饗親而發故下文專論饗親之事饗者鄉也者言神之所以饗者由孝子之所歸鄉也鄉之故然後能使神靈歆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者作謂顏色不和悅以祭祀須饗尸故孝子臨對尸前不得顏色不和君牽牲夫人奠盎者熊氏云

此謂繹祭君當牽牲之時夫人奠設盎齊之尊君獻尸夫人薦豆者繹祭故先獻後薦齊齊乎其敬也者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恭敬齊齊謂整齊之貌故玉藻云廟中齊齊愉愉乎其忠也者愉愉和悅之貌忠謂忠心言孝子顏色愉愉然和悅盡忠心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孝子之心與貌勉勉然欲得親之歆饗也其皆語助注正義曰案曲禮云容毋作作謂顏色變即不和之意云奠盎設盎齊之奠也者此謂繹祭故牽牲之時夫人預設盎齊之尊假令正祭牽牲時夫人設奠盎之尊至君親制祭夫人酌盎齊以獻尸義無妨也皇氏怪此奠盎在牽牲之時於事太早以奠盎為洗牲勘諸經傳無洗牲以酒之文皇氏文無所據其義非也云謂繹日也者以其先云君獻尸後云夫人薦豆故知繹日也云儐尸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者此是有司徹文引之者證儐尸之時先獻後薦上大夫儐尸則天子諸侯之繹也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注思死者如不欲生言思親之深也如欲色者以時人於色厚假以喻之音義忠如字謂盡中心與音餘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言繹之夜不寐也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音義樂與音洛下同侑音又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文王祭思親忠敬之甚思死者如不欲生者言文王思念死者意欲隨之而死如似不復欲生稱諱如見親者言文在廟中上不諱下於祖廟稱親之諱如以見親也祀之忠者言文王祭祀之盡忠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者解祀之忠敬之事言齊時思念親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見親所愛在於目前又思念親之所愛之甚如似凡人貪欲女色然也其文王與者唯文王能如此與與是不執定之辭王肅然解欲色如欲見父母之顏色鄭何得比父母於女色馬昭申云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如此亦比色於德張融亦如好色取其甚也於文無妨文王之詩也者此幽王小雅小宛之篇而云文王詩也者記者引詩斷章取義且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幽王亦得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者謂正祭明日繹祭之時祭既訖待其夜發夕至明而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者申明發之意既設繹祭之饗而致於神其夜又從而思

之也饗之必樂已至必哀者孝子想神之歆饗故必樂又想及饗已至之後必分離故必哀也注正義曰知祭之明日謂繹日也者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是祭之明日為繹也云二人謂父母容尸侑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徹上大夫儐尸別立一人為侑以助尸似鄉飲酒禮介之副賓也繹祭與儐尸同故知二人容尸與侑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注嘗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趨言少威儀也趨讀如促數之言速也音義仲尼嘗絕句嘗秋祭奉薦而進絕句其親也慤絕句趨音促注及下注皆同數色角反徐音速注同

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

然令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注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脩整也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容以自反言非孝子所以事親也及與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音義贛音貢濟子禮反下同漆依注音切下同容也口白反賓容也下容以遠同容也羊凶反儀容也下若容以自反同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注天子諸侯之

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言祭事既備使百官助已祭然而見其容而自反是無慌惚之思念音義樂成音岳又五教反慌況往反注及下同一音荒惚音忽注及下同本又作忽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音義當丁浪反槩古代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仲尼嘗祭之儀奉薦而進其親也慤者慤謂質慤謂仲尼奉薦進尸之時其身執事其形貌慤質少威儀其行也趨趨以數者其行步促促速疾少威儀舉足而數也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者子贛先聞夫子

說祭事威儀須濟濟漆漆然也今子之為祭無濟濟漆漆者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夫子為子贛說濟濟之義言濟濟者是容貌自疏遠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謂容貌自反覆而脩整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者覆結上文言孝子若容貌以疏遠若容貌以自脩整此乃賓容之事夫何神明之及交者及與也言孝子若作賓客之容何得神明之與交言不得與神明交也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者更覆結上文云夫孝子何得濟濟漆漆之有乎言不得有也其容也遠也王肅以容為容皇氏用王肅以容有其容之義其義亦通但於文勢不便至注更具詳反饋樂成者此天子諸侯之祭血腥而始及至進是設饌進孰合樂成畢定本反饋作及字至注更釋薦俎者謂薦孰之時薦其饋食之豆异牲體之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者進饋之前與神明而交貴其誠既進饋之後人事之盛故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者言於此之時君子助祭之人致其濟濟漆

漆賔容之事夫何慌惚之有乎者此一句覆結前文子貢問之若孝子自濟濟漆漆何得慌惚思念之有乎言無念親之意也夫言豈一端而已者夫子荅子貢云一端猶一槩也凡言語豈一槩而已言不可以一槩所屬各異夫各有所當也者謂其言語各有所當若愨而趨當孝子也濟濟漆漆當賔容也注正義曰云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者以漆漆非形貌之狀漆音近切朋友切切偲偲語子路文也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者凡脩整之人必自反覆顧省故云自反猶言自脩整云容以遠言非所以接親親也者凡接親親不事容貌又相附近今既事容貌又相疏遠故云非所以接親親言親親對孝子之辭或容為容字則是義遠何須云容以遠又容以自反與容以遠相對一字為容一字為容未之有也又王肅為客字破鄭義明鄭義容字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者謂以卿大夫從饋孰始故云天子諸侯或從血腥始言或者不盡然故三獻爓一獻孰是不從血

腥始云至反饋是進孰也者既以血腥為始至於反饋之時是進孰也但至與反字於文為煩定本又為及字故皇氏云初祭尸入於室後出在堂門尸更反入而設饋故云反饋義當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注比時猶先時也虛中言不兼念餘事音義比必利反徐甫至反注同先悉薦反又如字　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成人之道廣明孝子祭祀之義令各隨文解之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者言孝子慮事不可於祭前不豫思慮之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比時謂先時言在祭之先以備具於物至於祭時不可以不備具也虛中以治之者言不可兼念餘事心中實虛唯思此祭而已故云虛中以治之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

戒沐浴盛服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注脩設謂埽除及黝堊音義洞音動下同屬音燭下同弗本亦作不何休云弗者不之深也勝音升與音餘黝於糾反堊烏路反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注百官助主人進之䟽正義曰洞洞屬屬是嚴敬之貌言孝子之心奉承而進祭之時其心洞洞乎屬屬乎恭敬心甚如舉物之弗勝心所奉持如似將失於物此是孝子心敬之至極也案廣雅洞洞屬屬敬也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注諭其志意謂使祝祝饗及侑尸也或猶有也

言想見其彷彿來音義祝祝上之六反下之又反又並之六反彷孚往反佛孚味反

疏正義曰孝子既薦其俎於是使其祝官啟告鬼神曉諭鬼神以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者言孝子以其思念情深慌惚似神明交接庶望神明或來歆饗故云庶幾神明饗之者是孝子之志意也言想見其親彷彿而來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注言當盡已而已如居父母前將受命而使之疏正義曰盡其慤而慤焉者盡慤謂心盡其慤也而慤焉謂外亦慤焉其信與敬皆處內內有其心外著於貌盡

其禮而不過失焉者以其禮包衆事非一可極故不得云而盡其禮焉云不過失焉則是禮也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者言孝子祭時進之與退必恒恭敬如似親聽父母之命而父母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絶於面注詘充詘形容喜貌也進之謂進血腥也愉顔色和貌也薦之謂進孰也欲婉順貌謂齊莊音義詘求勿反注及下并篇末同徐丘勿反敬齊如字注及下同王徐側皆反婉憂阮反

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

而不如受命敎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注固猶質陋也而忘本而行字音義敎也五報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之祭觀其貌而知其心故孝子之祭可知也者以下諸事是也其立之也敬以詘者詘謂充詘形容歡喜之貌言孝子尸前而立形貌恭敬而顏色歡喜其進之也敬以愉者進謂進血腥愉謂顏色溫和言孝子薦血腥之時容貌恭敬而顏色溫和其薦之也敬以欲者言孝子薦熟之時容貌恭敬顏色婉順如欲得物然退而立如將受命者言孝子或有退之時如似前進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者謂祭畢已徹饌食孝子退者恭敬齊莊之色不離絕於面立而不詘固也者言其固陋不知禮進而不愉疏也者言與親疏遠不相親附薦而不欲不愛也者言不愛親退立而不如受命敎也者言敎其親不

恭敬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者而衍字忘本謂不思其親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注和氣謂立而詘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注成人既冠者然則孝子不失其孺子之心也音義奉芳勇反嚴魚撿反恪苦各反冠古亂反孺而樹反注正義曰如執玉如奉盈言

孝子對神容貌敬慎如執持玉之大寶如奉盈滿之物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者嚴謂嚴肅威謂威重儼謂儼正恪謂恭敬言四者容貌非事親之體事親當和順卑柔也成人之道也者言嚴威儼恪秪是既冠成人之

道也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注言治國有家道

音義長竹丈反下及下注皆同為其于偽反下為其同近附近之近

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敎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

也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天子袁諸侯興故曰霸音義乎王于况反弟音悌下同更古衡反下及下更相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貴德及孝弟之事皇氏云此亦承上夫子荅子贛之辭畢廣明孝弟之義今以皇氏說未知然否或是說雜錄之辭貴有德何為也為其近於道也者德是在身善行之名道者於物開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凡言近者非是實到附近而已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者孝能感物故近乎王弟能親愛故近乎霸雖天子必有父者以聖人之德無加於孝乎故雖天子之尊必有事之如父者謂養三老也雖諸侯必有兄者以教民禮順莫善於弟故雖諸侯之貴必有事之如兄者謂養五更也先王之教因而弗改者言先王設教之原因人之心孝弟即以孝弟教人是因而不改從人之所欲故可以領天下國

家也注正義曰云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者案天子諸侯俱有養老之禮皆事三老五更故文王世子注三老如賓五更如介但天子尊故以父事屬之諸侯卑故以兄事屬之云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者案中候諸侯曰霸注云霸把也把天子之事也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注親長父兄也睦和厚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注尊長出教令者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音義錯諸千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愛敬之道皇氏云因上答子貢之問別愛敬語更端故別言子曰自此以下皆展轉相因廣明其事今謂記者雜錄以事類相接

為次非本相因之辭也立愛自親始者言人君欲立愛於天下從親為始言先愛親也教民睦也者巳先愛親人亦愛親是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者言起敬於天下從長為始言先自敬長教民順也者巳能敬長民亦敬長是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者覆上教民睦也睦則恩慈故云慈睦也民既慈睦各貴所有之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者覆結上文教民順也既教以敬長民心和順不有悖逆故貴用在上之教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者孝以事親覆說而民貴有親也順以聽命覆說而民貴用命也以此二者錯置於天下故無所不行言皆行也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注祭者吉禮不欲聞見凶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禮以是吉禮大事故

喪與凶服皆辟之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注祭謂祭宗廟也穆子姓也荅對也序以次第從也序或為豫音義從才用反

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注麗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膟膋血與腸間脂也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爓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腥熟也音義碑彼皮反袒徒旦反鸞力端反刲苦圭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爓音尋泄息列反腥直輒反

疏正義曰前經郊祭之致敬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穆答君者穆謂子姓答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既入廟門麗于碑者麗繫也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紖貫碑中君從此待之也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耳主聽欲使神聽之鸞刀以刲取膟膋者謂用鸞刀刲割牲體又取血及腸間脂血以供薦而膋以供炙肝及焫蕭也乃退者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刲血毛膟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爓祭祭腥者爓謂爓肉而祭腥謂以腥肉而祭言薦膟膋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祭也而退者謂爓祭祭腥之後祭事既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注正義曰知穆是子姓者熊氏云父昭子穆姓生也是昭穆所生謂子孫直言穆者文不備案說文及字林文膟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是膟為血膋為腸間

腊也云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者既疊出經文爓祭之事祭腥之語然後解云謂祭爓肉也腥肉也祭爓肉即經之爓祭也云腥肉即經之祭腥也其祭腥肉爓肉並當朝踐之節此腥肉則禮運云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云熟其殽也此先云爓者記者便文耳非先後之次云湯肉曰爓者以鬼神異於生雖曰熟殽但湯肉而已若其小祀則煑肉令熟故郊特牲云一獻熟是爓與熟又别也云爓祭祭腥或云合祭腥泄腊熟也者謂爓祭祭腥四字禮記他本為合祭腥泄腊熟六字者故云或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注主日者以其光明天之神可見者莫著焉闇昏時也陽讀為曰雨曰暘之暘謂日

中時也朝日出時也夏后氏大事以昏殷人大事以日中周人大事以日出亦謂此郊祭也以朝及闇謂終日有事音義神見賢遍反一本作神可見則如字賜音陽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致天下之和論郊祭及日月之義此郊之祭一經上則郊祭之禮郊之祭者謂夏正郊祀大報天者謂於此郊時大報天之衆神雖是春祈天生養之功大故稱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謂天無形體懸象著明不過日月故以日為百神之主配之以月自日以下皆祭特言月者但月為重以對日耳蓋天帝獨為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共為一壇故日得為衆神之主也夏后氏祭其闇者以夏后氏尚黑故祭在於昏時殷人祭其陽者以尚白故祭在日中時周人祭日以朝及闇者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及闇也故季氏之祭大夫之家禮儀應少而亦以朝及

闇故夫子譏之注正義曰案洪範庶徵云曰雨曰暘暘謂亢暘乾燥日中之時亦明日中乾燥異於昏明故讀從曰雨曰暘之暘也必讀之者恐人以夜為陰晝為陽恐終日而祭故讀從暘也云亦謂此郊祭者以檀弓大事非止是喪亦兼諸祭故云大事亦謂此郊祭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注幽明者謂日照晝月照夜疏正義曰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祭日於壇謂春分也祭月於坎謂秋分也月為幽日為明日在壇月在坎是殊別幽明制定上下

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注端正音義別彼列反下同疏正義曰端正也日為陽在外月為陰在內令祭日於東用朝旦之時是為外祭月於西鄉夕之時是為內是以別外內以正其位也而崔氏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還據上文郊祭之時今謂

若是郊祭日與月當應同處何得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日於東月於西祭不同處則崔氏說非也崔又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用牛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禮小故祭法用少牢今謂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牲鄭注謂玄冕所祭自玄冕皆用牛也何得用少牢今謂祭法日月用少牢鄭云禱祈之祭也崔氏說又非崔氏又云迎春之時兼日月者今案諸文迎春迎秋無祭日月之文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謂四望四類之祭亦如五帝在四郊故鄭云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不謂兆五帝之時即祭日月崔說又非

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注巡讀如沿漢之沿謂更相從道

音義巡依注音沿悅專反**疏**正義曰陰謂夜也陽謂晝也夏則陽長而陰短冬則陽短而陰長是陰陽

長短終始相巡者又月之與日同行黄道其晦朔之時月與日同處自朔之後月與日先後而行至月終日還與月同處亦是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者以日月交相依巡是陰陽和㑹故致天下之和也注正義曰案文十年左傳云子西沿漢泝江將入郢是沿為順流而下故讀從之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注因祭之義氾說禮也致之言至也使人勤行至於此也至於反始謂報天之屬也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屬也至於和用謂治民之事以足用也音義氾芳劒反說

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

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注物猶事也變和言物互文也微猶少也音義悖布內反去起呂反爭爭鬬之爭奇紀宜反邪似嗟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之大用凡有五事若能行之得理則天下治矣天下之禮者言天下所用之禮所致凡有五事也致反始也者致之言至也言禮之至極於天反報初始言人始於天反而報之致鬼神也者言禮之至極至於鬼神謂祭宗廟之等致和用也者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言禮之至極治理於民使百姓和諧財用富足也致義也者義謂斷割得宜治惡討暴言禮之至極於義也致讓也者讓謂遜相推讓言禮之至極於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者天為人本今能反始以報於天是厚重其

本也上能厚本教下下亦能厚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者謂至於祭祀鬼神是尊嚴其上也以此教民民亦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者民豐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至於物用可以立人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者義能除凶去暴故上下不有悖逆也致讓以去爭也者以讓故無爭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者言能和合此五者以治理天下之禮雖有奇邪而不治者則微矣者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為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故云則微矣注正義曰上文云致和用明和能立事是和用互言之有事用也下文云致物用物謂事也謂事須和也是致事用互致和用也是事必須和和能立事故云互也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注氣謂噓

吸出入者也耳目之聰明為魄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音義魄普白反噓音虛吸許及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此一節明宰我問鬼神之事夫子答以鬼神魂魄祭祀之禮又廣明天子諸侯耕藉及公桑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不知其所謂者宰我善問孔子吾唯聞鬼神之名不知此鬼神所謂何物為鬼神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此夫子答宰我以神名言神是人生存之氣氣者是神之盛極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者是夫子答鬼之事言人形魄者鬼之盛極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聖王合此鬼與神以祭之至教之致也是聖王設教致合如此故云教之至也注正義曰氣謂噓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噓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識因此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性則神出入也故人之精靈而謂之

神云耳目之聰明為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故云耳目聰明為魄云合鬼神而祭之聖人之教致之也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各別聖人以生存之時神形和合今雖身死聚合鬼神似若生人而祭之是聖人設教時致之令其如此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注陰讀為依廕之廕言人之骨肉廕於地中為土壤音義斃本亦作弊婢世反陰依注音廕於鴆反壤如羊皮疏正義曰此一經明鬼神之事衆生必死死者言物之羣衆而生必皆有死死必歸土者言萬物死者皆歸於土此一經因而言物實是本說人也此之謂鬼者鬼歸也此歸土之形故謂之鬼也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者此覆說歸土之義也言死骨肉斃敗於地下依陰於地為野澤土壤謂在田野故稱為野土俗本陰作蔭字也

其氣發

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注焄謂香臭也蒿謂氣烝出貌也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人同也不如人貴爾蒿或為藨音義焄許云反香臭之氣耳蒿許羔反烝之膺反藨表驕反又皮表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申明神也此科釋人氣為神言人生時形體與氣合共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上為昭明者言此升上為神靈光明也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者焄謂香臭生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蒿謂烝出貌言此香臭烝而上出其氣蒿然也悽愴者謂此等之氣人間之情有悽有愴百物之精也者人氣揚於上為昭明百物之精氣為焄蒿悽愴人與百物共同但情識為多故特謂之神此經論人亦因人神言百物也神之著也者人氣發揚於上為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注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則法也為民作法使民亦事其祖禰鬼神民所畏服音義黔其廉反徐又其嚴反黑也黑首謂民首也秦謂民為黔首復扶又反為民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設教合鬼與神而祭之欲使人事其祖禰畏敬鬼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靈遂造制為之尊極之稱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者明猶尊也命猶名也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故尊名人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為萬民之法則也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者百衆謂百官衆庶萬民謂天下衆民既敬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百衆以畏萬民以服注正義曰鬼神本是人與物之魂魄

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別加畏敬之也云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者解經制為之極所以明鬼神為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外他名不可復加故聖王造制為之極名鬼神也云黔首謂民也者黔謂黑也凡人以黑巾覆頭故謂之黔首案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紀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此孔子言非當秦世以為黔首錄記之人在後變改之耳漢家僕隸謂蒼頭以蒼巾為飾異於民也此經鬼神本為民神故下文築為宮室設為宗祧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鬼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天地成物者是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為魂形體為魄故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魂是形為魄氣為魂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與魄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言之天曰神地

曰祇人曰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逺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注自由也言人由此服於聖人之教也聽謂順教令也速疾也音義邇音爾　疏正義曰此一經明聖人為鬼神立宗廟之事聖人以是為未足也者謂以是尊名鬼神為未足謂未稱其意也築為宮室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逺邇教民反古復始者古謂先祖追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於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也者追逺報祭是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所服自此者自由也言衆人服從於上由此反古復始而教之也故聽且速也者聽謂順其教令以此之故在下順其教令而且速疾也　其二端既

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注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及見間皆當為覵字之誤也羶當為馨聲之誤也燔燎馨香覵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覵以俠甒謂雜之兩甒醴酒

也相愛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

各首其類音義燔音煩燎力召反又力弔反羶依注音馨許經反後羶鄉同鄉音香見以依注見作覸音間廁之間徐舌辯反見間依注合爲覸字音間廁之間俠古洽反甒音武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氣

魄既殊明設祭之時二禮亦異二端既立者謂氣也魄也既見乃更立尊名云鬼神也報以二禮者謂報此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膟膋燎於爐炭羶謂馨香見以蕭光謂見覸覸謂雜也光謂氣也謂燔膟膋兼爇蕭蒿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者言此上之祭氣是古昔尚質之義是故教衆之以反於初始此上反古復始總包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者

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者羞進也謂薦黍稷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祭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故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謂周法也見間以俠甒者見間讀為覸亦雜也俠甒謂兩甒醴酒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加以鬱鬯者謂薦此黍稷加肝肺之薦更加之以鬱鬯然後薦黍稷饋熟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言祭初所以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魄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也者言薦黍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此饋熟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逮下下受上恩賜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者至謂至極也謂報氣報魄二禮備足是祀奉先王禮之至極也注正義曰云更有尊名云鬼神也者解經二端既立氣也魄也是二端更有尊名言鬼神是既立謂尊名立也云二

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者以經云朝事以報氣薦黍稷
以報魄也云見及見間皆當為覸字之誤也者經云見
以蕭光但有見字在旁無間間旁無見字此等據意皆
是覸雜之理故知誤加以間邊加見凡覸者所見錯雜
之義故間旁見也云羶當為馨以與香連文無取羶義
羶馨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取牲祭脂也者案詩生
民云取蕭祭脂是取蕭與祭牲之時雜燒之一祭之中
再度焫蕭朝踐燔膟膋之時亦有蕭也故郊特牲云取
膟膋升首報陽也注云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是
朝踐焫蕭也郊特牲又云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是饋
熟焫蕭也云有虞氏祭首至周祭肺皆明堂位文云兩
甒醴酒也者以士喪禮既夕等皆以甒盛醴故知醴酒
也此用甒者蓋是天子追享朝踐用大尊此甒即大尊
或曰子男之禮禮器云君尊瓦甒謂子男也皇氏以為
異代法也云報氣以氣報魄以實谷首其類者燔燎馨
香蕭光之屬是氣也黍稷肝肺之屬是實物也首本也

報氣以氣是虚還以馨香虚氣報之報魄以實還以黍稷實物報之各本其事類故云各首其類也

禮記注疏卷四十七

禮記注疏卷四十七考證

祭義出戶而聽注疏則吉祭以當然也○臣召南按以字當作亦又皇氏謂尸謖之後陽厭之時謖字當作誤

君獻尸夫人薦豆注謂繹日也云云○臣召南按注太拘玩經意是指正祭時言不得以先獻後薦指為儐尸之事獻序薦先者以君及夫人為辭之先後也

周人祭日以朝及闇疏以其尚文祭百神禮多故以朝

及闇也○臣召南按疏前文既云夏后氏尚黒故祭在於昏時殷人尚白故祭在日中時然則周人以尚赤故用朝及闇取赤色也何為又變例以解乎至於終日有事自朝及闇而事竣其祭百神之禮又較繁於二代則質文之說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按此下三節自為一段舊本即接前文之下非也孔疏自明

疏此經及下經皆據春分朝日秋分夕月○通典曰

周制以實柴祀日月日壇曰王宮月壇曰夜明牲幣
俱色青樂同祭五帝樂禮玉以珪璧臣召南按前文
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者此因祭天而日
月星辰從之者也此文則春分於東郊朝日秋分於
西郊夕月專為日月而分祭之者也周禮典瑞王搢
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云天子常
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玉藻天子元端而朝日於東門
之外鄭注云朝日春分之時也魯語天子大采朝日

少采夕月皆春秋二分專祀日月之明文也崔氏以此經還據上文郊祭之時則混而為一矣故孔疏駁其非是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 句 焄蒿悽愴 讀 此百物之精也 句 ○臣召南按注疏讀焄蒿悽愴連下此百物之精也為句宋儒讀其氣發揚于上 句 為昭明焄蒿悽愴 句 此百物之精也 句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為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處是悽愴又

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肅然之意蓋鄭以昭明屬人以焄蒿悽愴屬百物故其說太拘泥耳

以為黔首則疏按史記云秦命民曰黔首此記作在周末秦初故稱黔首云云○臣召南按此疏甚明禮記雜出諸儒之手所稱子曰皆作記之人述之耳

禮記注疏卷四十七考證

謹案卷四十六第二頁前二行音義大社刊本訛
太昊今改
第三頁前六行疏非讖緯之妖説刊本緯訛諱今
改
後二行疏俱帝嚳之子刊本俱訛但據毛本改
第四頁前六行疏季秋大享帝刊本季訛既據月
令改
前八行疏雜問志云刊本監本毛本雜問訛親周

據宋本改

後五行疏云自夏巳下諸本下訛上據宋本改

後五行疏以夏之郊用鯀刋本以訛而今改

第十三頁前七行疏曾祖轉尊刋本曾訛尊今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疏秋嘗物之備具諸本具訛薦

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疏王所自祭刋本訛作王自所

祭今改

第二十頁後三行注皆當室之白刋本皆訛昏據
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三行疏故祀以爲配社之神刋本
祀訛社今改
卷四十七第三頁後七行疏必有悚息肅肅然諸
本下肅字訛聽據宋本改
第五頁後一行注色不和曰作刋本作訛作今改
第六頁前一行疏夫人奠鼓盎齊之尊諸本尊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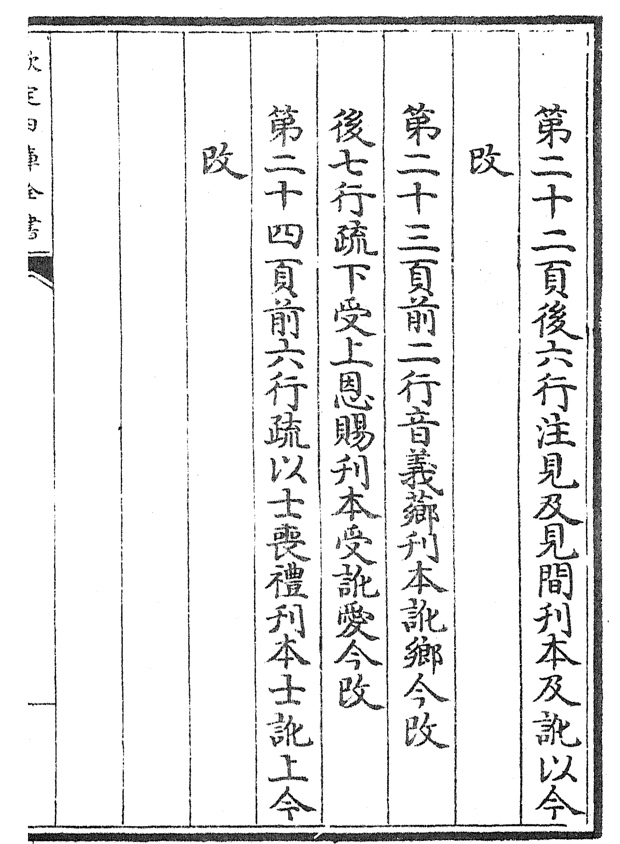
奠據宋本改

第七頁前五行疏馬昭申云刋本申訛中今改

第十頁後二行注修設謂埽除及黝堊諸本脫埽字據宋本增

第十一頁後一行疏非一可極諸本脫一字據宋本增

第十五頁後五行疏而䏝以供炙肝刋本肝訛胙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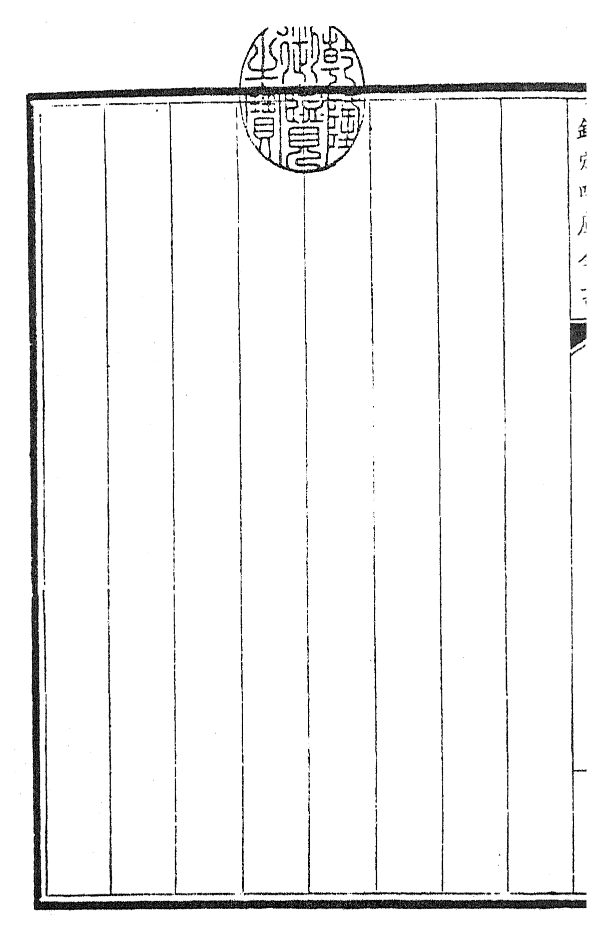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注見及見間刋本及訛以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二行音義鄰刋本訛鄉今改

後七行疏下受上恩賜刋本受訛愛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六行疏以士喪禮刋本士訛上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申嵐
謄録貢生臣王廷樞